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醉入花丛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伤 痕	卢新华 (1)
聚 会	甘铁生 (16)
寻 找	董会平 (29)
公开的情书	靳 凡 (53)
晚霞消失的时候	礼 平 (182)
飞 天	刘 克 (333)
藤 椅	叶文玲 (381)
老二黑离婚	潘保安 (391)
啊，人	雨 煤 (412)
黑玫瑰	卢勇祥 (435)
“唉”	曹玉模 (456)
醉入花丛	李 剑 (471)

伤 痕

卢新华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淡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颏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了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放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地陌生；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么热切的期望！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

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了。她怎么也想象不到，

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瑜式的人物。而戴瑜，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怎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

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撤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象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象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线。她需要立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型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地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

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座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依几届？”“六九届。”她抬起头。“六九届？”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甑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白皙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苏小林。您呢？”“王晓华。”她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他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看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他脸上现出一副苦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人。外面，迎春的二铁角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呵，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的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欢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鼓励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质朴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

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嚓”地扑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你怎么问起这些？”小苏低了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忿忿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份论，而又不不要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他不由低下了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擦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已积压着的话儿吞吞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咱们作朋友吧……”“真的？你不——？”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小苏肯定地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

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我感到很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

看到这里，她竟象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房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洗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疼，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早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

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

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疼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捧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型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轻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了下去——

晓华儿

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利用叛徒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孩子，感谢党，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真的吗？”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蹦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直到除夕前两天，她又收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她才匆忙收拾了一下，买上当天的车票，离开了学校。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心情又怎能平静呢？她激动，她喜悦，但她也苦痛和难过……

清晨六点多钟，列车冲过春节的晨曦，长嘶一声昂然驶进

了上海站。

下车后，晓华帮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出站台并送上了公共汽车，这才背着黄挎包，拎着旅行袋，赶乘 18 路电车回家。

在车上，她望着小时候常走常见的马路和楼房，心跳得异常地快，重踏故土时那种难以形容的特殊的喜悦布满了她的全身。今天是春节，妈妈在家里干什么呢？妈妈是不爱睡懒觉的，她一定已经起了床。当她突然地出现在门口时，也许妈妈正背着门吃早饭呢。于是，她便轻轻地喊一声“妈！”妈妈一定会吃惊地转过头来，“呀！晓华！”而惊喜的眼泪一定涌在妈妈脸上。

她这样兴奋地想着，下车拐进了 954 弄。她数着门牌号码，16 号，18 号，20 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近那记忆犹新的暗靛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的的”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彭彭”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你找谁啊？阿姨！”忽然一个小女孩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蛋糕，边吃边瞪着大眼问她。“哦，小妹妹，这屋里的人呢？”“搬走了。大前天才搬的。”小女孩咂着薄薄的嘴唇说。“搬到哪儿去了？”晓华紧接着问。“嗯……”小女孩眼睛朝上翻了翻，忽然扭身跑进了屋里。片刻，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

“噢，你找王校长。她搬到 816 弄 1 号去了。”那妇女说完，疑惑地问：“你是她什么人？”晓华顿了一下，含笑对那妇女说：“我找她有点事，谢谢了。”便匆匆走了。

她找到 816 弄 1 号，这是一座新盖的工房。1 号房间门口，花盆里栽着一株腊梅花。一看这花，她便知道这是她的家了，因为妈妈是最喜爱腊梅花的。

黄漆的门也照旧关着。她想起妈妈的身体不好，也许还在

休息，便又走近屋门，曲起手指去叩门。还没敲，却听得2号门前一个正在刷牙的中年人扭过头来，闪烁着热情的两眼说：“找新搬来的王校长吗？屋里没人。昨天她发病住到医院去了。”她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科？什么房间？”“还不清楚。”中年人微微摇摇头。她忙说：“同志，这只旅行袋先放您屋里一下。”便急火火地往医院赶去。

因为是春节，医院走廊里空荡荡的。她跑到值班室，一看没人。扭头见前面走廊拐弯处走来几个穿白衣服的医生，边走边说着什么。她便迎上去问：“医生，王校长在哪个病房？”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下，象想起什么似的，忽然亮着手中的纸条说：“哦，正好，你是王校长学校来的，是吧？那好，麻烦你拍个电报告诉王校长的女儿，这是地址，告诉她，她母亲今天早上刚刚去世了，让她……”

“什么？什么？”晓华脱口惊叫了一声，瞪直了眼睛。突然，她拔腿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却又猛然站住，回过头来用发直的眼神，有些口吃地问：“什——什么房间？几——号？”仍旧是那个男医生，诧异地朝她挥挥手：“内科2号。往前走，向左拐！”

她发疯似地奔到2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些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巾。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

——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

了——妈妈……”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臂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许久，当她哭干了眼泪后，她才痴呆似地站起来，望着这一屋的人们。——他们也都陪着她在流泪。忽然，她在这人群中竟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沉着稳重但还带着孩子气的秀气的脸和那双显然也哭红了的眼睛，“苏小林！”她差点脱声喊出来。马上，她就听见他那熟悉的嗓音在说：“晓华，不要难过……”

第二天晚上，妈妈的遗体送龙华火葬场火化了。回家的路上，晓华带着哭得水蜜桃般的眼睛，和小苏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常走的外滩。

夜已经深了。黄浦江上阵阵吹来冷丝丝的风。她第一次倚持在他的身上走着，让他那青春的深深的呼吸温暖着自己冰凉的沉重得快要窒息的心。她感激他，当他探亲期间，听到妈妈已经平反，还特意去看她；而且，除夕的夜里，他又冒着严寒赶到医院去护理妈妈。想起妈妈逝世前能看到小苏，而且小苏也代她看到了妈妈，她的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他们在路灯下默默无言地走着。忽然，小苏从身边掏出一本日记本，他翻到写着字的最后一页，递给晓华说：“晓华，这是妈妈前晚写下的。”她急忙接过来，借着淡白的路灯的光看妈妈的熟悉字迹：

……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象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猛然挣开小苏的胳膊，蹬蹬跑到江边。她伏在江岸边的水泥围墙上，痴痴地望着江面上繁星般的灯火，望着灯光下微隐微现的江面……

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原载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报》

【述 评】

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于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报》，作者卢新华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77 级学生。作者这篇习作在《文汇报》正式发表之前，曾刊登在该校中文系一年级的墙报上，既在校园内引起“兴致勃勃地争论”。小说公诸于世之后，反响强烈，意见针锋相对，1978 年第 4 期《文艺报》报导了北京召开的小说讨论会上出现的多年未见的气氛活跃的盛况。《文汇报》从 1978 年 8 月 22 日始特辟“评小说《伤痕》”的专栏，其它各地多家报也陆续发表了讨论文章。

争论焦点之一是对小说主人公知青王晓华的评价，他的真

实性、典型性为何？是否可以作为小说的正面主人公？有的认为：“王晓华这一人物形象是不可爱的。她自私、麻木、消积，不能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本质和主流，我们应该提倡选取那些敢于向‘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人物作主人公。”又有的说：“《伤痕》主人公王晓华是一个违反生活真实的人物”，“这样一个深受‘四人帮’其害的子女采取这样的举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老作家陈登科意见尤为坦直：“晓华的母亲是张春桥定案的叛徒，我是江青点名的特务。假如我的孩子象晓华一样九年不认我了，今天我就不让她进家门。”

许多同志的文章或座谈会上的发言不同意上述的看法，他们认为王晓华形象是真实可信的，揭示了“文革”给青年一代造成的“伤痕”，小说是具有意义的。王朝闻认为“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都不象帮八股那样样板化，没有差别的，而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都可能成为文艺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的依据。”“因为妄信而形成自卑感的晓华的形象是可信的，这一形象避免了帮八股那种空、假、滥、绝的文风，这个艺术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它使小说的社会作用更带普遍性。”（《伤痕与〈伤痕〉》，《文汇报》1978年10月31日）讨论中还有不少同志充分肯定《伤痕》同时，也分析作品存在的某些缺欠。冯牧说：“这篇作品写得不够完美，其中人物思想发展不尽可信，同社会上当时的环境不尽符合，作者第一个提出了别的产品未能提出的尖锐问题，但回答的不很确切。”讨论中还涉及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长期存在的模糊不清的问题，如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写悲剧，可不可以暴露阴暗面，写家庭家族骨肉之情是不是“人性论”，等等。这些在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在1978年背景下是不能作出深入讨论的，但提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文学试图打破长期桎梏文